

◆ 儿女情长

石与枫的旧痕

蒋六乔

故乡的地名,总藏着最朴素的印记,就像五路坝桥与三棵枫树,直白地记录着曾经的风物,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坐标。

五路坝桥的名字,是刻在村庄血脉里的。老一辈人说,最初便是两块长条石,稳稳架在村口的小河上,成了村庄向东延伸的唯一通道。这石桥寻常得很,没有雕栏玉砌,甚至连规整的桥基都没有,长条石的边缘被岁月磨得光滑,踩上去带着些许温润的触感。更特别的是,桥的两端分出五条岔路,像手掌的五指,分别通往邻近的几个村落,五路坝桥便因此得名。

儿时的我,总爱在石桥上流连。春天,桥下的河水涨起来,带着岸边的桃花瓣缓缓流淌,石桥便成了看落花的好地方;夏天,河水退去,露出浅浅的沙砾,我们一群孩子光着脚丫在桥上跑跳,长条石的凉意能驱散暑气,累了就趴在石面上,听桥下潺潺的水声,看小鱼在水中穿梭;秋天,风从岔路吹过来,带着稻田的香气,石桥上落满金黄的稻穗,走上去沙沙

作响;冬天,桥面结了薄冰,大人们总会叮嘱我们小心行走,却依然挡不住我们在桥边堆雪人的兴致。那时的石桥,不仅是交通枢纽,更是全村人的乐园,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。

后来,修村村通水泥路。我再次回到家乡,发现那两块陪伴了村庄数十年的长条石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新修的水泥路平坦宽阔,直接铺过了原来的河道,一座崭新的水泥桥取代了旧石桥。路人行色匆匆,再也没有人会在桥上停留,五路坝桥这个名字,渐渐成了长辈口中提及的过往。

比起五路坝桥的朴素,三棵枫树则多了几分温情。这三棵大枫树生长在村庄的西头,相距不过百米,枝繁叶茂,像三个并肩站立的巨人,守护着村庄。据村里的老人说,这三棵枫树已有上百年的年龄,在他们小时候,枫树就已是如今的模样。每到秋天,枫叶变红,整座村庄都被染上温暖的色调,远远望去,一片火红的枫林格外醒目,成了村庄最独特的标识。

对于远行的人来说,三棵枫树是回家的指引。父亲曾告诉我,他年轻时外出,每次归乡,只要远远看到那片火红的枫林,就知道离家不远了,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。而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,三棵枫树就是天然的游乐场。春天,我们在树下追逐嬉戏,捡拾刚发芽的嫩叶;夏天,茂密的枝叶撑起大片绿荫,我们在树下乘凉,听老人讲故事、玩跳皮筋的游戏;秋天,我们捡拾落在地上的枫叶,夹在书本里做成书签,或是用枫叶编织成小小的灯笼;冬天,枫叶落尽,我们就围着树干奔跑,比赛谁先爬到树杈上。那些欢声笑语,仿佛还回荡在枫林之间。

树龄渐长,三棵枫树的枝叶渐渐变得稀疏,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繁茂。先是最西边的那棵枫树,叶子慢慢变黄、脱落,最终枯死;没过几年,中间的枫树也没能熬过寒冬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;最后,连最粗壮的东边那棵枫树,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轰然倒塌。

如今,五路坝桥与三棵枫树都已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。新的水泥桥便捷通畅,树桩所在地也早已被平整,种上了新的庄稼,村庄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变迁,变得越来越现代化。可那些关于石桥与枫树的记忆,却在我的脑海中愈发清晰。我常常会想起在石桥上奔跑的时光,想起在枫树下嬉戏的场景,想起长辈们在树下讲述的故事。



凌空仙子 周文静 摄

◆ 流年碎影

踢毽子

戚思翠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村极为贫穷,但我们会想尽法子,玩得不亦乐乎。最开心的,要数冬天踢毽子了。

几根鸡毛在毽托上“亭亭玉立”,纯白的鸡毛柔软,有弹性,摸在手上,毛茸茸的。这样的毽子看起来养眼,踢起来更带劲。犹记踢毽儿歌:“小鸡毛,真美丽,做个毽子大家踢。左脚踢,右脚踢,好像活泼的小公鸡。大家都来练身体,身体健康好学习。”

制作毽子,一般要用外圆内方的铜钱,或“康熙通宝”,或“乾隆通宝”。小小的内方孔,夹住一撮鸡毛的根部,用一小块厚实的布包住铜钱,再用针线将鸡毛与布缝牢,毽子大功告成。当然,鸡毛要用大公鸡尾巴上的红毛,因为公鸡尾巴上的毛较长、柔软、多彩,做的毽子好踢又好看。踢毽子的方式多种多样:一只脚踢、两只脚交换踢、转圈踢、背后踢、翻转踢……比赛时,可比踢的次数多,可比踢的花样多,可比踢的时间长。

鸡毛毽子不太结实,踢的次数多,就会掉毛,于是,改用粗线或红塑料绳剪成段,每段大约八九寸吧。同样要找个中间有小方孔的铜钱,用细铁丝把粗线或绳子自中间扎起来,再穿过铜钱的方孔固定好。塑料绳要用针拨弄成一丝一缕的,越蓬松越好看,又好踢。这种毽子一般是女孩家玩。还有一种毽子最结实,叫皮毛毽,我曾经拥有过一个,踢了好多年都不见坏。九岁那年,跟母亲去外公家,一位爱让我叫她“婆婆”的皮匠阿姨,送给我一包结实而好看的“碎皮毛”。回家后,我认真地做了一只“五彩”皮毛毽,每一段皮毛都为8寸长。它不轻不重,非常漂亮、好踢,我一口气踢了几百个呢,惹得小伙伴们艳羡不已。后来,高年级校友英子,用我的毽子参加全校体育比赛荣获一等奖,她特地买一支价值二毛四的圆珠笔送我,我如获至宝。

踢毽子花样百出。一般有单人踢,有两人对踢,也有集体踢或传踢(即传到某人处,毽落地者就算输)。踢毽子的基本动作,有盘、磕、拐、蹦4种。盘,主要指用两脚内侧交替踢。磕,主要指用膝盖将毽子弹起。拐,指用脚外侧反踢。蹦,主要指用脚尖踢。难度大的如旋转踢、脚尖和膝盖交替踢、毽穿圆环(即从两手围成的圆圈中穿过)、远吊、近吊、高吊、前踢和后勾,还可用手、肩、背、胸、腹代足接毽或毽绕身不坠等。

◆ 安庆地里

山水青草

程向军

桐城的很多地名都有着独特的韵味,青草是极具特色的一个。

不知道青草这一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。上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踏上青草的地界,就觉得名副其实,辽阔的大沙河伸向远方,好像要把你带向理想而神秘的远方之境。

老家在双港镇,与青草同处桐城的西边。小的时候,每逢春节,父亲就早早喊我起床,我知道,这是要回老家陪奶奶过年了,那是我一年当中最期待的一天。老家的乡音很独特,有着黄梅戏一般的腔调。后来才知道,这就是所谓的西乡口音,婉转,柔和,美妙,当然,也有些好玩。

我再次来到青草。车迅疾地驶上大沙河大桥,两侧的河岸美景如幻灯片闪过。青草塆中学旧址,花戏楼,一一从面前滑过。这次,我要见一个人,一位老人,一位曾经与黄梅戏大师严凤英同台表演过

的90岁老人。老人姓蒋,用他的话说,他的一生仅仅离开青草故土十个月,除了这十个月,老人再也没有踏出故土半步,一生都与生他养他的青草山水共同呼吸。这十个月,他来到了省黄梅戏剧团,成了严凤英的同门小师弟。老人清晰地记得,那是1958年,他最风华正茂,严凤英在舞台上光芒四射。蒋老打趣说,他经常主动跑腿,为严凤英去买一些生活用品,只为得到师姐的指教。

秀美的青草山水既哺育了淳朴勤劳的劳动人民,也孕育了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青草走出了3名院士和233名博士,尤其在科技领域建树颇丰,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雷达技术和信息系统专家吴曼青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数学家方复全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物理海洋学专家吴立新,火箭总设计师程堂明,物理学家黄学杰,药理学专家洪浩,医学家洪江,纳米研究科学家程国胜等诸多科学家。有人给出答案:除了青草自古崇文重教以外,2018年国土资源部还揭开了一个秘密,公布“桐城查明大面积富锌土壤”,而青草镇就是富锌土壤核心区。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,被誉为“生命之花”“智力之源”,无怪乎青草生产的“青草香”大米一直是市场抢手货,供不应求。

青草地处桐城、怀宁、潜山三县交界的青草塆,水陆通畅、阡陌纵横,人文勃兴,鱼米丰盛,古镇一直有“鸡鸣三县”美誉。青草里仁村有一个锅形地貌,据说是海水冲积后形成的地貌。曾经有地质队在钻探考察后,进一步证实了这是远古时期冲积层土质,所谓一层沙土一层石。上个世纪,大沙河似有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质河沙,但是,时代在变,地方政府和老百姓越来越明白,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,无止境的攫取自然馈赠的资源,最终只会砸了子孙后代的饭碗。

同行的华凯是土生土长的青草人。沿着青草老街一路前行,在一家飘出浓浓芝麻香和桂花香合体香味的店铺前停下,华凯喊道:登高!华凯口中的“登高”是人名,也姓蒋,是这家食品厂的老板。登高热情地把我们迎进来,指着案板上堆满白芝麻的长条状物说,来得正好,这是刚刚出炉的寸金,尝尝!没等我拒绝,登高已经将寸金递到我的嘴边,我只得一口吃下,一种绵糯香甜的口感冲击着味蕾,欲罢不能。寸金用的是麦芽糖和上等白糖熬制,融入桂花芯粉,千锤百炼,味道果然不一样。

漫步青草老街,如在时空的隧道穿行。据说当年的水西门外上下200米长的河滩上,遍布茅棚地摊、茶铺酒铺、汤锅小吃,商贸鼎盛时,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,各种商店、商行、银楼、作坊、馆所铺院厂近千家,难怪当时青草塆享有“小上海”的称誉,民谣唱道:“青草塆,地方妙,水清菜嫩稻壳消(薄);热天树荫当凉帽,要吃鲜鱼河里捞;公平交易生意旺,你帮我助人缘好!”

